

138

陈大康 漆 瑗著

# 做梦·圆梦·编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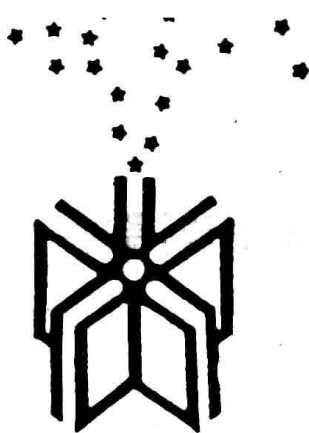
# WU JIAO



五角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做梦 ·  
圆梦 · 编梦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104号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陆震伟

---

做梦·圆梦·编梦

陈大康 漆 瑗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 字数 117,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册

---

ISBN 7-80511-694-6/G·169

定价：3.40元

## 目 录

1. 梦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1
  2. 最古老的梦与梦崇拜 .....17
  3. 梦魂说与灵魂世界的秩序 .....34
  4. 人生关口的梦 .....51
  5. 圆梦的方式与“技巧” .....68
  6. 祈梦风俗谭 .....84
  7. 梦的编造与利用 .....100
  8. “梦中诗”与文坛趣事 .....116
  9. 古代小说、戏曲中的梦境描写 .....134
- 后记 .....152

## 1. 梦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有人意外地与已逝的亲友重逢，倾听来自另一世界的嘱托；有人惊喜地与久别的情人邂逅，执手相看泪眼；穷秀才因梦见金榜题名而欣喜若狂；大富翁在梦中却会痛感自己不名一文；多愁善感的诗人即使在梦中也不脱骚人气质。几分清醒地慨叹：茫茫长夜啊，你要将人抛向何方？

几千年来，古代的生民们一直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在夜幕降临之后，睡眠并非都能使他们轻松地消除一天的疲乏，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使人向往又使人害怕、使人欣喜又使人忧愁、使人感到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梦境。有些人伤感地与死去的亲友重又相逢，倾听着来自另一世界的嘱托；有些人惊喜地与久别的情人邂逅，执手相看泪眼。穷酸的秀才有时会因梦见金榜题名而欣喜若狂；骄奢的富翁却可能会惊恐地感到自己似乎不名一文。还有一些人恍恍惚惚地游历了阴森恐怖的阴曹地府或是氤氲缭绕的天界仙境，而这些景象本来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的。虚幻的梦境对于多愁善感的诗人时常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即使在梦中也不脱诗人的气质，似有几分清醒地感慨道：“茫茫的长夜啊，你究竟要将人们抛向何方？”

不管是庆得救星也罢，也不管是埋怨甚至于诅咒，当天空透出熹微的晨光时，高亢的雄鸡晓鸣总要把人们从梦境

中拖回现实的人生。他们疑惑地揉着眼睛，发现自己原来哪儿也没去，还是好端端地躺在床上。有的人很快就把做过的梦忘得一干二净，但有的人直到许多年以后，某次的梦遇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他们认为这必定是预兆着什么，因而就在焦虑中等待它的应验。在几千年的时光中，无论是帝王将相或是贩夫走卒，每个人都要做许多梦，这些多得难以计数的梦便汇成了一部梦史，它是现实世界的历史的折射，但显得更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它的内容与形式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同时又反过来对现实世界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各式各样的影响。

古人深信，虚幻的梦境与现实的人生之间必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苦苦地追寻它，有时还表现出了悖于常情的执著。这种只能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追寻必然要干扰正常生活的节奏，一个人若只是个平民百姓，那他的行为可能只是影响了自己与身边的亲友，可是权势者的追寻则不然，特别是那些封建社会里至高无上的皇帝，一旦自以为从梦中得知天意，既可以使人在顷刻间飞黄腾达，也可以使人稀里糊涂地脑袋搬家，有时，甚至还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莫名其妙的运动。

如果我们能够倒转时光，来到四百年前北京西苑的皇家动物园，就会见到一幅难以理解的反常景象：那些被豢养的珍异禽兽都在聚精会神地享用自己面前的美味佳肴，唯独老虎烦躁不安地在笼中来回走动，因为它们未能像往常那样找到自己的食物。第一天是如此，以后天天也都是如此。百兽之王失却了往日的威风，只是有气无力地卧在笼中，最后竟全都活活地饿死了。负责饲养的太监们自然没有胆量去强迫老虎绝食，他们只不过是奉命办事，而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万历皇帝。原来，万历皇帝在一天夜里梦见老虎咬伤了自己的脚，这件事使他又惊又怕又怒。为了惩罚老虎对帝王尊严的冒犯，也为了防止以后真的发生这类事情，

他惊醒后就下了这道使臣民们大为惊讶的圣旨，而西苑的那些老虎则成了枉死城中的冤魂。这道圣旨无疑会使天子周围的人陷入极大的惊恐之中。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对皇上稍有不敬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少说话，多叩头，战战兢兢地绝对服从也许可以保得白天的平安无事，可是谁又能预料自己在皇上的梦中会是什么样儿呢？事实上，古时候还真的有人因皇上梦见了他的大不敬而掉了脑袋。

在南北朝时，宋少帝刘子业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君主，他平日的嗜好之一，就是命令宫女们一丝不挂地在宫中互相追逐嬉闹，而自己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赏，若有不从者立杀无赦。白天没有人敢反抗他，可是在夜里，宋少帝却梦见有个宫女不仅抗旨不遵，而且还当众痛斥他的无耻。暴戾的宋少帝因狂怒而惊醒，他下令召来了所有的宫女亲自逐一审视，当发现有一人与梦中的那位宫女较为相像时，就不由分说，下令立即将她斩首示众。封建帝王是何等的残忍，同时又是何等的愚昧，他们竟然把梦境与现实完全搅混在一块了。然而没有人敢耻笑他们，甚至并不感到他们举动的荒唐可笑。在封建时代人们的观念中，皇帝是受命于天、至高无上的，他们的梦理所当然地应该具有非同一般的含意。正因为如此，皇帝在做梦后的反应就必然地要产生较大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要比饿死几只老虎或杀死一个宫女大得多，北宋末年宋徽宗的一个梦就曾经惊动了全国。

宋徽宗登基后不久，曾梦见一位青衣童子从天而降，他手中的玉牌上写着“丙午昌期，真人当出”八个字。第二天，喜形于色的宋徽宗向大臣们讲述了夜里的异梦。虽然此时距丙午年尚有二十余年，但是上天已示神谕，怎么能不早作准备呢？朝廷郑重决定，将这喜讯知会全国，命令各地注意寻访异人，而宋徽宗自己则亲笔草拟了将这美梦大大渲染了一番的诏书揭于宝录宫。沉浸于喜悦之中的宋徽宗盘算

着：到了丙午年，上天派来扶助大宋王朝的真人寻访到了，届时再拿出早在二十多年前已写好的诏书，岂不就可以轰轰烈烈地庆贺这桩史无前例的吉祥大事？可是事情的发展很使他失望，一直到乙巳年，即丙午年的前一年，那位真人仍未出现。对神谕坚信不移的宋徽宗沉不住气了，原以为这是证实自己确为非凡君主的铁证，不料它反把自己推到了无法向天下臣民交代的尴尬境地。乙巳年的冬天，宋徽宗传位于儿子宋钦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天下又有谁敢说宋钦宗不是“真人”呢？不过宋徽宗心里很不痛快，用这样的办法使梦应验也太勉强了。第二年即丙午年，宋钦宗改元为靖康，可是他登基不久就遇上了女真人的大举南侵。后来金兵攻陷了开封，掳走了徽、钦二帝。在被押送至北漠的途中，宋徽宗不去反省国家灭亡的惨痛教训，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美梦，怪它为何不应验。这时，有个大臣对“丙午昌期，真人当出”八个字作了新的解释：“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人之出也。”反正大家都已成了俘虏，臣子们说话也少了许多顾忌，宋徽宗也只好感叹神谕过于晦涩，自己未能及时领悟上天的警告。

唐朝的代宗皇帝也曾在梦中得到过“神谕”。大历年间，唐代宗午睡时梦见有人对他说：“西岳华山有一座皇帝坛，你为什么不派人去求访呢？如果你能隆重地册封它，那么上天就一定会赐福于你。”唐代宗醒后，就立即派一位姓韦的御史星夜赶赴华山寻访。过了些日子，韦御史回来报告说，他在华山意外地遇见了已经得道成仙的高祖。据这位高祖介绍，莲花中峰西南有座古坛，或许那就是皇帝坛。唐代宗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原来世上还真有活神仙哩。寻访皇帝坛的事倒可暂且放一放，还是先把这位神仙请进宫来要紧，只要他答应出山相佐，天下还会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吗？兴奋的唐代宗赶紧写了一份诏书，命令韦御史带上它返回华山，与当地刺史一起上山恳请神仙进京。然而，韦御史



再次回京时却带回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他们在华山寻访了好几天，始终未能找到通向神仙结庐处的那条旧路，想必是神仙不愿步入尘世，在料知他们的来意后便施展仙术隐去了路径。其实，唐代宗是根据一个荒诞的梦交代了一项根本无法完成的差使，韦御史不敢抗拒圣命，只得投其所好，编出一则深山遇仙的故事来搪塞。至于把神仙说成是自己的高祖，那恐怕是想以此增强神仙之所以会与凡人接触的合理性。唐代宗对这番子虚乌有的鬼话居然深信不疑，他惆怅不已地召来史官，命令他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详详细细地载入史册。于是，在史传记载中便增添了一桩皇帝因做梦而干蠢事的例子。

宋徽宗与唐代宗梦后的决定，对现实生活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他们又坚信自己应该这样做，因为梦中的神谕是明确无误的。不过在封建时代里，并不只是这样的梦才会促使帝王们去干蠢事，有时尽管只是梦见了一幅稀奇古怪的图像，也会使得他们深信其中必有某种含意而去反复猜测、揣摩上天的旨意，直到自以为梦已得到应验才安下心来。如在洪武十八年的一天夜里，明太祖朱元璋梦见宫墙上有一巨大的钉子钉缀着几缕白丝。这奇特的图像预兆着什么？朱元璋左思右想不得其解。那年正是大比之年，就在做了这个梦的几天后，考官们向朱元璋呈上了殿试的试卷恭请圣览。被定为首卷的原是花纶，但朱元璋嫌他太年轻，便把这份卷子暂时置于一旁而另阅别卷。他翻着翻着，当看到有一个赴试者名叫“丁显”时，不由得心中一动：这个名字不正与自己梦中那巨大的钉子相符吗？他再一细想，那被钉缀着的几缕白丝可不又正好应着花纶，原来上天的旨意是要让丁显的名次超过花纶啊。朱元璋想到这儿便不再犹豫，他当即传下旨意：本科的状元应为丁显，而原拟定为状元的花纶则改为榜眼。皇上一开金口，考官们除了欢呼赞颂天子圣明之外，当然不能再说什么。过了近两百年后，

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嘉靖二十三年，明世宗朱厚熜在览阅已经拟定名次的试卷时，突然出人意料地钦点一个名叫秦鸣雷的士子为状元。他之所以要打乱原定的名次，是因为在阅卷前夜的梦中听到了雷鸣声，而秦鸣雷这个名字恰好使他的梦应验了。这类因名而得福的故事从朝廷传至民间，它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那些士人们多年苦读、白首穷经，图的就是春官一第，光宗耀祖，日后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全都指望它了。然而，许多困于场屋的人悲愤地发现，他们多年苦读一无所得，而有些人就是因为有了个好名字，就相当轻松地获得了一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我国古代科举史上出现了许多为前程而改名的故事。

当然，谁也无法预测皇上或考官们在考试阶段会做什么样的梦，不过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梦也同样地传达了天意，可以成为自己改名的依据。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唐代，大约就是从此时起，因梦而改名的故事逐渐多了起来。如著名小说《游仙窟》的作者张鸾，小时候曾梦见有只紫色的大鸟飞到他家的庭院中。张鸾把这个梦告诉了祖父，祖父高兴地说：“这可是个吉祥的梦啊。凤鸟有五种颜色，红色的叫凤，青色的叫鸾，黄色的叫鹓鷖，白色的叫鸿鹄，而紫色的则叫鸾鸾。你梦见的鸟是凤凰之佐，这预兆着你将来当为帝辅。”后来，张鸾果然考取了进士。唐代的李蟪也是因梦而改名的。这是位不太出名的诗人，但宜兴善卷寺的石壁上曾刻有他的题诗。从末两句“从此便归林薮去，更将余俸买南山”来看，他在官场上似乎混得并不得意，不过他在年轻时却是很热中于仕途的。李蟪原名李虬，但在进京赶考时梦见有人在他的名上加了两划，使“虬”变成了“虱”字。李虬认为这个梦表示了神的旨意，但他又感到很为难，如果改名为“李虱”，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后来，他想到“虱”与“蟪”意相通，便改名为李蟪，既遵从了神的旨意，又比叫“李虱”风雅得多。李蟪考中进士后，当然也把

功劳归于梦中指点他改名的神灵，可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神灵的话，那这位神灵也未免太恶作剧了。

到了宋代，科举制度逐渐严整、规范，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与录取名额都远远地超过了唐代，这时因梦而改名的故事就更多了。这类故事大多大同小异，但其中也有较为别致的。如苏州士人黄某在赴举前，其父梦见有人要他的儿子改名为黄颜。他们立刻照办了。黄颜当年便获乡荐，第二年又考中了进士，黄氏一家对这位神灵自然是感激不尽。可是过了几年，当黄家的老二与老三也将赴举时，其父又梦见那人要他们改名为黄颜。黄家父子感到疑惑不解，世上哪有兄弟三人共用一个名字的道理？但是他们决不敢埋怨神办事糊涂，也不敢不遵从神的旨意，最后只好把那“颜”字一拆为二，老二叫黄彦，老三叫黄页，这兄弟三人名字的排列，也真叫人忍俊不禁。

为什么这些士人一做梦就要忙着改名？原来，据说早在人间考试之前，天廷已放天榜，老天爷根据各人的品行、学问及其祖上所积的阴德等各种因素作了全面的综合考核，决定了赴试者的中或不中，甚至连中式者的名次也早已排定。天榜与人世间最后公布的试榜完全一致，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时却与赴试者的名字略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神就设法托梦让他们改名。在历史上因梦而改名的人是如此之多，仅就这一点而论，也可看出梦对古代士人曾经产生过多大的影响了。

在众多的因梦而改名的故事中，清初宜兴的一场改名运动恐怕是最有趣的了。当时宜兴有个知名文士叫储同人，他死后不久，有人在大年初一梦见他在文庙，手里拿了一张江南乡试榜。做梦人看到榜首的解元名绂，但姓什么却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消息传出，宜兴的读书人都被惊动了。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人名绂的话，那不知会招来多少羡慕与嫉妒的目光，可是那时宜兴偏偏连一个名绂的秀才也没有。

谁人不想当解元？于是在数日之间，宜兴城内外的许多秀才都纷纷改名为绂，甚至连尚未入泮的老童生、小童生也不甘落后地仿而效之，因为神灵并未说明这张江南乡试榜究竟是哪一年的，说不定若干年后那顶解元的桂冠正好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一年年过去了，只见名绂的秀才们赴试去，却总不见名绂的解元归乡来。一直到了十余年后的康熙三年，才终于有一个原来叫吴方来，后来改名为吴绂的人考中了解元。人们都认为那个梦应验了，然而当时宜兴城内外名绂的秀才几乎到处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多年考下来出个名绂的解元又有什么可稀奇的呢？

一个梦竟然会引起一场改名运动，这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而它之所以会发生，有两个前提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当时的人们都十分迷信梦，这也是梦能够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相当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其次是那些改名的人都热中于中举做官。不过相比之下，前者的影响力似乎更大些。在历史上，有些原来官迷心窍、夤缘钻营的人就是因为一个梦，便把官瘾打消得一干二净，甚至要他做官，他也会躲之犹恐不及，坚决不干。

南宋初年，吏部就曾遇上一桩令人十分惊讶，也十分恼火的怪事。当时，有个叫郭云的平江人千方百计地谋得了官职，正当他兴冲冲地前去赴任时，却在半路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个人走进书房，给了他数百钱与几升米，并且还说：“你一生的俸禄全在这儿了。”郭云醒后闷闷不乐，心想一生的官俸仅有这么一点，官运不佳是无疑的了。可是，这点官俸还不足一月之数，总不见得一升任就被撤职吧。郭云反复思量，突然想到了死，莫非神的意思是只要拿了这些俸禄，就会一命呜呼，死于任上？郭云越想越怕，最后决定不再去赴任，而是改道回平江老家了。他的逻辑很简单，既然神已明示了自己的俸禄数目，那么只要永不赴任，岂不也就推迟了死期。溜回平江老家后，郭云的心情始终是郁闷压

抑，既害怕吏部追查自己的逃任，又担心鬼神要责罚他的耍滑头。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整天恍恍惚惚的，总以为死期会随时来临。后来，他还写了一纸休书给妻子杨氏，自己一人离家独居。这样过了十五年，朝廷终于发现了这件怪事。吏部尚书赵子直恼怒地说：“哪有拖了十五年还不上任的道理！”他责令平江府立即调查郭云的下落，如果还活着，就叫他马上进京。郭云在官府的逼迫下来到了临安，吏部驳回了他的辞官请求，改派为建德县的知县，并严令他立即赴任，不得耽搁。郭云就像接到死刑判决书似的，战战兢兢地向建德县进发，一到任就重病不起，没几天真的呜呼哀哉了。郭云死的时候只有 53 岁，这就是说，他 30 多岁时的那个梦把后半辈子搞得颠颠倒倒，成年累月地在担惊受怕中捱日子，虽然还活着，却已经与行尸走肉无异了。这件事不仅使人看到梦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大，而且它还表明这种影响力有时还显得十分可怕。

并不是郭云的学识特别浅薄，一个梦就使他惊慌失措到如此地步，古代有不少博学洽闻之士，在做了某些梦后所表现出的举止也同样荒唐可笑。如高启是元末明初的大文学家，其诗文为一时所宗，学识浅薄一词与他全然无缘。可是就是这位高启，他对梦的敬畏似乎还超过了一般的人。高启的文集中有“志梦”的专篇，据说他一生中的许多事情，如出任编修参与编纂《元史》、升任户部侍郎以及辞官回乡等等，事先都曾有过梦兆，做过的梦很少有不应验的。高启辞官回乡后还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有个人把着他的手写了个“苏”字，还告诫他说：“你今后迟早要死于此人之手。”高启醒后很是惊恐，他想了许久也弄不清楚这个“苏”字究竟所指何人。最后，他决定采取一个自以为是最保险的办法：今后凡是姓苏的人一概不见。一个彪炳史册的大文学家，居然会因为一个梦就作出如此怪诞的决定。可是在当时，人们却并不认为高启的举止有什么荒唐，相反还认为是

正常的，甚至是明智的。与高启同时的刘基，也就是那个帮助朱元璋打江山的刘伯温就曾在《郁离子》一书中这样写道：“人生祸福早就都由老天爷决定好了，虽然人们自己并不知道，但却可以在梦寐之中得到征兆。”因此，当老天爷借梦宣示了神谕之后，尘世间的凡夫俗子谁敢不遵奉呢？

在古代社会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一个个的朝代在不断地更迭，但是人们对梦的迷信以及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却在代代相传，它“指导”着人们应该如何解释不断产生的新梦，又应该如何据此调整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而这一切，反过来又充实增强了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这种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致于就连古代的那些杰出人士也难以摆脱它的羁绊。北宋时的沈括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大科学家，他的那部著名的《梦溪笔谈》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部科学著作的定名却与一个梦有关，而沈括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又明显地表现出这位古代科学家也无法超脱对梦的敬畏与困惑。沈括写道，他大约在30岁时曾在梦中到了某处，那儿山上花木似覆锦，山下的小溪澄澈极目，小溪的两旁又都是高大的乔木。如画般的风景使沈括在梦中乐游忘返，而且从此以后，他每年总要有几次梦见自己重游此处。沈括谪守宣城时，曾在镇江的东郊购置了一处园林，但他始终没有机会去那儿。后来，沈括结庐于庐山脚下的熨斗洞，准备就在这儿度过晚年，可是在元祐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使他来到了镇江，这时他已经是56岁了。当走进多年前购置的园林时，沈括惊喜地发现，原来这正是自己每年都要在梦中游览数次的地方。于是，他把山下的小溪命名为梦溪，又将整座园林称作梦溪园，并还感叹地说：“我的缘份就在这儿啊。”沈括在梦溪园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梦溪笔谈》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虚幻的梦境在现实中真的出现了，这件事给沈括的刺激十分强烈，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梦溪笔谈》里对

梦作了一番颇为奇特的评论：“人有时能根据梦预知数十百千年后的事，大家因此也就相信世上万事无不前定，但我认为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话说到这儿全然没错，但沈括接下去的解释却令人大为不解了：“知道某事将要出现以及此事真的出现，这两者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之间的岁月也与这两端处于同一时刻，并不能将它们分出先后，因此万事前定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可以看得出，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沈括，他几乎是本能地倾向于对宿命论的反对，可是他又不能科学地解释有关梦的种种现象，最后竟采取了否定时间的延伸性与流逝性的论证方法，其结果自然是导致了十分荒谬的结论，而且在实际上，这一论述中仍然蕴含着对梦的神秘性的承认。沈括的那个梦究竟应该如何解释才科学合理，这个问题不妨留给梦的解析专家，而沈括做梦后的反应却明显地表明，即使是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也很难摆脱梦的影响力的制约。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的迷信观念使梦影响了古人对现实生活的各种事物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经历、命运，概括地说，梦已成为影响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梦对古代社会的影响范围决非仅限于日常的生活，历史上的不少记载表明，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一个梦可以成为政治或军事事件的触发因素，甚至参与了对事件发展的推动，如在五代的后晋时，就曾经有一个梦使广大的民众动员起来，以独特的方式投入了正义的卫国战争。

后晋天福九年的春天，契丹的军队大举南侵，与晋军对峙于澶渊一带。有一天，随军的翰林学士王仁裕路过仆射坡时，发现那儿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手里都拿着许多各种颜色的小旗帜，正在十分认真仔细地将这些小旗插入田野与山坡。这种古怪的壮丽景象使王仁裕大吃一惊，他忙派人打听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儿有个人梦见了唐朝的开国大将李靖。梦中李靖关照说，他在阴

间已经集合了无数的兵马，要为中原剪除戎寇助一臂之力。但是军中还缺乏旌旗，故而希望百姓们大力相助，制作得越多越好。这消息传出后，仆射坡一带的家家户户全都紧急动员起来，很快就赶制了无数的彩色小旗，并且还全体出动去插旗。一个梦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号召力，其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先决条件：第一是广大百姓的同仇敌忾，谁都希望能为打败敌虏尽一份力量；第二是对梦的普遍迷信，既然神通过梦指出了助战的方式，百姓们自然乐意遵从。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紧急动员，它充分地显示了人心的向背。王仁裕最初对百姓们的行动很不以为然，认为军情如此紧迫，百姓们却还在传播妖言，可是等契丹军队打了败仗后，他又对李靖率阴兵助战的说法将信将疑起来。其实，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过它在特定的场合却也能起不小的作用。要知道，那时契丹的军队同样也很迷信，当他们来到仆射坡一带时，那满山遍野、无边无际的彩色小旗当然要使他们吓一跳，而李靖率阴兵助战的传闻也必然会在他们的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相反，晋军则会因此而士气倍增。广大的民众以蔚为壮观的独特方式显示了他们的力量与爱憎，在敌我双方同样迷信的条件下，一个梦的影响便与战争的胜负联系在一起了，而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以上的各类故事，都是曾经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过影响的一些梦例，虽然它们影响的方面不同，形态各异，而且又都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就在这些偶然性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各种梦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且又以此为中介环节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当然，梦在古代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个很大的题目，决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以下各章也将结合具体梦例的介绍与评析讨论这个问题，而在这里，则只想剖析几个对古人，特别是古代士人的思想有过重大影



响的梦例，借一斑而窥全豹。

在古代士人中，恐怕极少有人不知道“庄生梦蝶”的故事，这则典故是出自于庄子自己所写的《齐物论》。据说，庄子有一次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间，十分悠然自得。可是当他醒来以后，发现自己仍然还是庄子，并正睡在床上。这个梦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庄子紧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个问题看似近乎荒唐，其实却涉及了人生究竟是什么这一重大命题，因而千百年来不知倾倒了多少士人。唐代的李商隐在《锦瑟》一诗中所吟的“庄生晓梦迷蝴蝶”，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而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名句，则点穿了这一典故中所隐含的意义。古代许许多多的士人在经历了坎坷曲折后往往会豁然顿悟，自以为领略了人生的真谛；它原来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如果追寻他们的思想形成的根源，可以发现都与庄子的那个梦多多少少有一些渊源关系。

明代的冯梦龙曾在《警世通言》中对这则典故添油加酱，将它敷衍成一个神话故事，说庄子醒后便去请教自己的老师、那位据说能洞悉一切的圣人老子。老子向他解说了夙世因由：原来，庄子本是混沌初分时的一只白蝴蝶，它采百花之精，夺日月之秀，终于渐有灵通之意。可是后来在瑶池偷采蟠桃花蕊时，却被王母娘娘座下的守花青鸾啄死了。这白蝴蝶魂魄不散，又投胎尘世成了庄子，所以庄子才会在梦中感到自己变成了白蝴蝶。冯梦龙无疑地是位杰出的小说家，但是这个故事却编得不高明。所谓混沌初分时的白蝴蝶云云，分明是沿袭了宋代贾善翊《高道传》中张果老是混沌初分时的白蝙蝠的说法，而偷采蟠桃花蕊的情节又显然是脱胎于《西游记》中孙大圣的偷食蟠桃。更重要的是，一则本来颇含哲理的梦例，被改编成了轮回转世的老生常谈。

与此相反，道家经典《冲虚至德真经》中的一则故事虽